

黃易

◎ 玄幻系列

魔族武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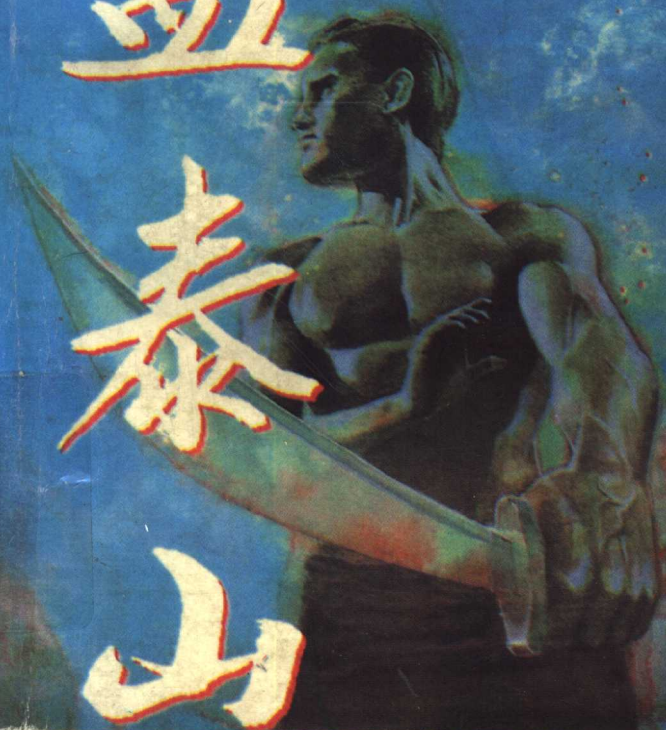
卷四

會

盟

泰

山



黃易

● 玄幻系列

魔族武林

卷四

會盟泰山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玄幻系列·魔族武林

黄易 著

责任编辑 包晓泉

封面设计 张 峰

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:40 千字:7400

版 次 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 套

ISBN 7-5363-3122-3/1·803 全套定价:56 元(共四卷)

(14 元/卷)

其人其书

黄易乃新一代武侠小说作家，自创《异侠系列》和《玄幻系列》。以独特的笔触，深刻的思想，妙想天开的情节和动人的性格，展示新奇的意境。并将其研究数十年的玄学融入作品中，使其书一出台便受到港台读者疯狂的欢迎，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。黄易小说以最奇异的笔下世界，以他那种独特的震撼性的方式和风格，征服了华人中所有爱好武侠小说的读者。如果说，在武侠文坛上，金庸、古龙、梁羽生曾“三国鼎立”，各成一代宗主，那么，在众多后起高手中，黄易一出江湖，便脱颖而出，在顶级高手中独领风骚。虽说其中真正的影响，现时犹言之过早，但黄易成为武林一代宗主却已毫无疑问。这对于已辞去大学教席，隐居于自己写作王国的黄易自己，也是始料不及的。

看黄易的书，有若跨越了的现实和幻想的边防，踏足于一个接一个玄异的梦域里。无论在他超时空的国度里，又或在古老日子武道的追求中，他都在寻找人类超越自己的可能性（体能和智力的极限）。其丰富的想象力，不拘一格的布局，宏大缜密的构思，紧凑精妙的情节，峰回路转的结局，着着出人意表，使读者不忍释手，欲罢不能。在当今武侠文坛人才凋零、多数作品粗制滥造的情况下，黄易小说的出台，不仅在武侠小说惨淡经营的市场掀起新的热销浪潮。而且由于其小说异峰突起，更使热爱此道读者快慰的是，又有一位大师的旷世之作，使我们的人生多姿多彩，心灵不再寂寞。

第一章 小 音

说书先生与少女俱是走得极快，不一会已来城郊的武侯祠。

这座武侯祠原是刘备与诸葛亮君臣合庙，是以祠前金匾写着“汉昭烈庙”四个大字。这日并非节日，是以游人香客均不多。

张三忽地省起：“咦，这说书先生行动举止，仿似全无武功。可是一路之中，他走得快而不疾，非得身负极高轻功不可。他这身功夫深藏内蕴，外表完全看不出来，差点连老子也骗过，可见这老头子实是一名绝顶高手，真是乖乖龙的冬！”他既心知说书先生身怀绝艺，跟踪得更是小心谨慎，以防给他发觉之后，逼得大打一场，自己竟然不放，岂不糟糕？

二人穿过二门干道的碑林，看也不看由唐宪宗时各相裴度著文、书法家柳公绰书写、雕刻大师鲁建刻石的三绝碑，转出二门，直穿刘备殿，进入武侯祠。

张三不敢跟得太贴，装作游客，默听极轻的脚步声，待得他们转角上后，方才跟上。

二人往西而走，中途碰见庙祝，说书先生满脸堆笑：“陈爷，今天香火事盛吗？”

庙祝道：“还不是差不多。年头不太平，新津、大邑一带都在闹水灾，人人都宁愿多留点钱傍身，哪有闲钱来供奉诸葛武侯？”

说书先生也是摇头：“才不是？我满以为成都是大城，城里的人手头自然会阔绰些。谁知听说书的人多，给赏钱的人

少，真的几乎连这儿的住宿费也不够付啊。”

庙祝尴尬一笑，却不得不问：“对了，李先生，你是不是打算住到明天，打不打算多留几日？”

李先生自然明白，庙祝其实是提醒他住宿费只到明天，如要再住下去，便得再签上香油钱若干，摇头道：“不了，我打算到白帝城碰碰运气。”

庙祝道：“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”

近来武侯祠的香火贫乏，他便开放房舍给外地客人挂单，以外快帮补收入，李先生的住宿钱虽少，总也聊胜于无，是以庙祝听到之后，大为失望，摇摇头便离开，走向大门接“生意”去。

李先生偕着少女走到桂荷楼左侧僻静之处，推开道小门，进入一间小房间。

张三认着小房间的位置，眼见四下无人，展开轻身功夫，无声无息绕到房间外墙，侧身聆听。

只听得李先生道：“小音，我早说过，‘断腰分’这一招并不实用，中者一时未死，随时有反噬之力。如要杀人灭口，更恐防他们在中剑之后，吐出秘密。”他说书时七情六面，话音抑扬顿挫，娓娓动听，对着设祝说话时，却是极度谦恭，像极跑惯码头的小人物；如今对着女儿说话，却是平板单调，如像背书。

张三心道：“原来她小名是小音。”

小音低头道：“女儿只是新学此招，心头老在琢磨着，刚才不加细想，一时不慎，使了出来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临敌之际，这不加细想，随时会要了你的性命。”

小音道：“女儿知道了，以后出招，定会加倍小心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你内力未纯，出剑也不够快，只能以招式补功

力之不足。刺胜于劈，一来免得与人硬拚，二来刺比劈更快、更准；照准敌人要害，一刺而中，才是杀人的剑法。”

张三听得暗暗点头：“这老头子说得出这番话，实是一位武学大宗师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总不成是石头爆出来的孙悟空！”

他闯荡江湖虽只一年，然而饱读拜火教与丐帮的宗卷，对于江湖人物，所知并不在楚十力与赵四公子之下。然而他刮肠搜肚，始终想不出这位李先生究竟是哪一位前辈名宿大高手。

李先生续道：“其实‘断腰分’并非是全然不可使用，要不然我创这招剑法出来，又有何用？敌手左腰露出破绽，你右手持剑，要刺中他便困难得很了。这时候，便得用‘断腰分’了。”

张三心念极快，一听到李先生这句话，立刻想到：“这剑法是他创出来的？那么……莫非是他教李剑凤的？”

李先生又道：“然而要一剑断腰，剑势不窒，却得以极强的内力贯注剑中，练至登峰造极时，更能剑发内劲，震碎敌人的内脏，使他们断腰即死。刚才如果那几个青城派的弟子武功稍高，乘着你长剑入肉，剑势稍慢的时候，已可以取掉你的性命了。”

小音道：“女儿以后会更加努力练习内力剑法，不负爹爹教诲。”

李先生静默一会，叹息道：“你练到这一步，也不容易了。只是要想胜过剑凤，还不知要练到何时何日。”

张三心道：“老子料事如神，这老头子和李剑凤果然大有关系。”可是直到如今，他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二人的关系串连出一个故事来。

小音语气甚是激动：“女儿无用！女儿无用！”

李先生道：“这怪不得你。你年纪尚小，学剑才过五年，剑凤在你这般年纪时，剑法不见得比你更高，只是她杀人的经验比你丰富得太多。人杀得多，剑法自然就好。”

小音道：“我明白了。爹一路叫我刺杀贪官污吏、恶霸高手，原来便是为了……”

李先生道：“不错，你总算明白了。”

张三恍然大悟：“那天她刺杀危命，便是为了这个缘故。”回头一想，不免嘀咕：“这样子的练剑方法，假如她一时失手，杀人不到反倒被杀，岂不坑人？”

李先生道：“小音，时候不早，你速去速回，今晚咱们得乘夜上路，赶上峨嵋山。”

小音的声音又惊又喜：“妈肯见你了吗？”

张三心道：“妈？谁是老头子的姘头？卧云庵四十岁以上的俗家弟子少说也有二三十个……哎呀，不过，老头子一脸正人君子，这种人最信不过，说不定尼姑也照单全收。莫非他的姘头便是普门师太？”

他回心一想，他觉得如此太过荒唐。普门师太平生不苟言笑，嫉恶如仇，出家前即有“杀人辣剑，拒人慧剑”的名号，对男人完全不假辞色，要说她也会勾汉子，江湖只怕无人相信。再说，她从接任峨嵋掌门之前三日削发出家，于今已是二十一年，小音顶多不过十八岁，卧云庵众目睽睽，不下二百人，普门太师身为掌门人，要想不为人知地生下女儿，绝对无此可能。

李先生道：“她如何会肯见我？只是我看近来城中丐帮举动大非寻常，这三日来，我拷问过十七名丐帮弟子，俱都不要领，只知四川龙头容宽子把全省菁英都调到成都与峨嵋山一带，说有大事要办。哼哼，只怕便是要攻上峨嵋山了。”

小音道：“原来爹是担心妈的安危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石秀盈盈在她身边，真是危急之时，想来剑凤也不会袖手旁观，本来丐帮再是多人，峨嵋派也不会畏惧……”

张三心中一跳：“果然是普门师太！”解开这个结，心里的疑惑却是越来越多。

李先生续道：“只是前天剑凤来时，说你妈还是坚决不肯吃下灵药。她已经病入膏肓，半身瘫痪，再拖下去，我恐怕……”

二人沉默了一阵，小音道：“爹，女儿即刻便到望江楼，杀掉望云道人，立刻回来，跟你上峨嵋山。”

张三心道：“小丫头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想杀望云道人？”

望云道人是青城派掌门浮云真人的师弟，生平贪花好色，精通采阴补阳之术，采过多少女子的元阴，许多女子更因此精尽人亡，只是他财雄势大，负责掌管青城派庞大的田地产业，武功又高，浮云真人也忌他三分。他蹂躏的女子，全是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奴婢妓女，是以正道中人虽然不齿他的行为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这望云道人来到成都，小音才有有机可乘，下手刺杀。否则青城山天师洞高手如云，纵是小音有三头六臂，也是难以下手。

李先生道：“好，你去吧。”

张三听到小音打开房门的声音，以念电转：“乘她孤身一人，捉着她来问！老子对付高手没有办法，捉拿弱小妇孺却是拿手。”

小音在祠内行走，不敢太快，以免启人疑窦，正好给张三从后跟踪。

出了祠门一段路，张三一个箭步，拦住小音，笑嘻嘻道：

“小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么巧呀？”

小音见着张三，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，期艾道：“我有事赶着去办，没空跟你谈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下次……下次一定……”下次一定什么，她脸上一红，却是始终说不出来。

张三笑道：“还有下次？这次你不把名字说给我听，陪我聊一会儿，我说什么也不放你走的了。”心下奇怪，“她似乎还未知晓我的身份，这可奇怪之极。难道当日她与我相会，竟没告诉她的爹爹？”

小音想了一想，说道：“只聊一会，成的，再多可不成。”

张三道：“你这么快便忘了？”

小音奇道：“忘了什么？”

张三道：“你这么快便忘了？”

小音奇道：“忘了什么？”

张三道：“你的名字，想赖皮不告诉我？”

小音一笑道：“我爹叫我小音，也不知这算不算是个名字。”

张三点头道：“那我以后也叫你小音，你可千万不要叫我做爹。”

小音扑哧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姓张，名三，字省身，乃是今科武状元，朝廷通缉犯，上无高堂，孑然一身，行年过冠，室家未遂，年虽少，志偏豪，寸舌不让七国士，一剑曾挡百万兵。对不对？”

张三想不到小音居然把自己当日胡诌的说话记得一字不漏，愕了一愕，笑道：“你的记性倒挺好。”

小音轻轻道：“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我怎会不记得你的名字？”

张三惊讶道：“你没有其他朋友？”

小音道：“这几年来，我跟着爹东奔西跑，天涯流浪，居无定所，哪里认得着朋友？何况，爹爹也不准我胡乱结识街上的人。”

张三道：“你爹说得对。街上坏人多得很，我就是一个大大的坏蛋。”

小音道：“你不是的。”

张三道：“你不是我，又怎么知道？子非鱼，安知鱼之非乐也？”

小音道：“不会的，我就是知道。”

张三哈哈笑道：“那你真的料错了！”心道：“我正是个想骗你吐出身世的大坏蛋！”

小音低声道：“你既然肯拼命去刺杀那个坏透了的小孩子，自然不会是坏人。”她口中“坏透了的小孩子”，正是危命。

张三打蛇随棍上，明知故问道：“说起来，你为什么要去刺杀那位危大人？”

小音道：“是我爹命我去的。此事说来话长，改天再详详细细的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噢，今晚便要离开成都，到峨眉山去。你有没有空到峨眉山一走？”脸上露出殷盼的神色。

张三道：“这可巧得很了。我也约了人大后天在峨眉山等。”他这句话倒是实话。

小音道：“你在峨眉山，有没有一个歇脚的地方，可以让我找到你？爹管得我很严，我得有机会才能够溜出来找你，可不能跟你约定时候。”

张三见着她纯真无暇的脸庞，忽地不忍心骗她下去！把心一横，叹气道：“恐怕你到了峨眉山之后，来找我时却是为了杀我！”

小音愕然道：“三哥哥，你在说些什么，小音不明白。”

张三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本是丐帮帮主，此来巴蜀，一心只为救出我的好朋友赵四公子。我来找你，是为了逼你吐出身世详情，好让我知多点李剑凤、峨嵋派及刺客列营的秘密，知己知彼。”

小音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，眼眶一红，两行泪水慢慢流下，低声道：“我不信，你不是的。”

忽听得一个声音说道：“张帮主，多谢你没有骗老夫的女儿。”

小音见到李先生慢慢从一棵大树后走出来，哭声道：“爹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小音，你先去杀掉望云道人，让我跟张帮主好好谈一谈。”

小音咬着下唇，使劲摇了摇头。

李先生缓缓道：“五年以来，你对爹的说话，从来没有执拗过一次。今日为了他，你竟然不听爹的话了？”

小音低头哽咽道：“爹，不是的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你是怕我杀了他？”

小音低着头，不敢回答，显是默认。

李先生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他的。再说，张帮主武功盖世，我也未必杀得了他。”

小音知道父亲言出必行，抬头道：“谢谢爹爹。”

李先生一摆一摆手，说道：“你去吧，我和张帮主在这里等你。”

小音点点头：“是。”展开轻功而走，没有望过张三一眼。

李先生道：“张帮主，请坐。”

张三四望周围，只见平原莽莽，并无供坐石头，知晓李先生的意思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笑道：“古人席地而坐，咱们依样

葫芦，正合古风。”

李先生同时坐下，从袖中摸出一个小酒瓶，问道：“张帮主可喝酒？”

张三坦言道：“喝。不过不敢在阁下面前喝，更不敢喝阁下的酒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很好。我喜欢老实的孩子。”

张三笑道：“说在下老实的人，阁下倒是第一个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张帮主的事迹，老朽也是略有所闻。”

张三接不上口，然而却不会停住嘴，更不会先入正题，唯有道：“阁下随身携酒，想必是高阳酒徒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我从不喝酒。干我们这行的人，万万要滴酒不沾。这瓶酒，原是受了刀枪外伤之后，刀圭缝合前清洗伤口用的。”把酒瓶纳回袖里。

张三道：“敢问阁下是哪一行？”

李先生道：“杀人！”

张三其实早就料到三分，故作惊异道：“你是刺客列营的人？”

李先生瞪着张三道：“我的事，你知道了多少？”

张三心想无须隐瞒，老实道：“我只知阁下和普门师太、刺客列营大有关系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因此你便想向小音打听详情了？”

张三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李先生沉默一阵，才道：“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，说危命是由丐帮张帮主和一名神秘少女合力所杀。小音想必是那时认识你的罢。”

张三道：“原来阁下早就知晓一切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我一直以为，小音是因为杀人不力，差点不能

脱身，恐防回来后为我责骂，方才对我隐瞒为你所救之事。想不到竟然另有女孩家的心事。”

张三忙道：“在下与令爱当日只是匆匆一见，话也说不到十句，阁下请别误会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我女儿的心意，难道我不比你更加知晓？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你即与小音交往，老夫也不客气，大胆叫你一声张世兄。你以后亦不必见外，阁下前阁下后的，尽管叫我李伯伯。”

张三道：“是，李伯伯。”心下暗暗叫苦：“这老头子，莫不成看上了老子，要招我为女婿？这真是乖乖不得了！”

果然，李先生道：“张世兄，大家都是武林中人，不妨爽快一点，你可是对小音有意思？”

张三道：“李伯伯垂询，小侄不敢隐瞒。小侄其实已有心上之人！”

李先生知道张三语意未完，静待他往下说去。

张三长长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只可惜在下心中之人，意在剑不在我。”歇了一歇，续道：“至于我与令爱，见面不过久匆两次，焉敢谈上‘有意思’三字？”

李先生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是小音自作多情了？”

张三不敢应是，又不敢说不是，滑头道：“小音形容秀丽，聪明可爱，确实是一等一的好女孩。张三也是正常男子，焉会不对她有好感？只是我俩相识不久，不敢心存厚望。”

李先生皮笑肉不笑道：“这半年来，人家老说武状元张三武功绝顶，口才更是天下第一，果然不错。”

张三忙道：“小侄只是说出心里话而已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心里话也好，客套话也好，反正你知道我的身份之后，只怕便再也不敢与小音来往。”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老夫

李海澜，便是刺客列营的营主！”

张三见李海澜站起来，不敢坐着，急忙起身，心下惊奇：“刺客列营的营主，不是李剑凤吗？”

李海澜抬头望天，眼望飞云过尽，缓缓道：“三十年前，老夫见天下无道，朝廷与武林奸恶当道，俱以百姓为鱼肉，手执刺客列营，原拟专门刺杀武林恶霸、朝廷巨奸，得款则用来救济黎民饿殍。”

张三点头道：“原来刺客列营本有一个宏大宗旨，真是令人钦佩。”他的马屁已臻化境，拍时位置力度永远恰到好处，不着痕迹。

李海澜道：“干了二十多年，老夫年事渐高，女儿亦渐渐长大，我逐渐把刺客列营的大小事务交给女儿处理。”

张三惊道：“小音？她怎么成！”一说出口，便知自己说错了：“真蠢！也不用用脑袋，怎会是小音！”

李海澜道：“小音只是我的养女。老夫的女儿，闺名上剑下凤！”

张三脑筋转得飞快，将已知的事情与李海澜所言吻合：“你与普门师太是老相好，莫非李剑凤是你们苟合所生的女儿？嗯，李剑凤今年约莫二十三四岁的，二十五年前，正好是普门师太、杀人辣剑、拒人慧闯荡江湖的年代，看这位李伯伯高大轩昂、武功又高，年轻时想必也是位风流之士，普门师太出家前为他勾引生子，也是毫不出奇的一事。只怕当年我若生为女子，也给他一并勾引生子去了。”

李海澜道：“谁料剑凤入营之后，暗暗培植自己势力，排斥以往跟我的老部属，并且开始违背刺客列营原先的宗旨，杀人只为金钱，不辨忠奸，做了许多伤天害理之事。”

张三扼腕叹息道：“李伯伯，当时你定是痛心之极了。”心

中却道：“李伯伯，你和李普门师太、李剑凤的一家三口的关系老子珥有许多想不通的地方，最好我别要扭扭捏捏，为保老尼姑的清誉，有所隐瞒，还是快快将事情和盘托出吧。”

李海澜道：“我发觉时，剑凤羽翼已丰，为期已是太晚。我欲伺机重建势力，剑凤却先发制人，一举杀光我的旧部，并把我逐出列营。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。”

张三点头道：“她是李伯伯你的女儿，便是将你逐走，你也总不能杀了她。”

李海澜道：“我李海澜一生顶天立地，剑凤倒行逆施，我早有大义灭亲之心。只是我实在欠她母亲很多，始终不能狠下心肠，将这孽女除去，伤她母亲的心。”

张三道：“李伯伯高义侠肠，确是令人钦敬。”心道：“李剑凤的剑法我不是没有见过，你要想杀她，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可别胡吹大气了。”

李海澜又道：“小音的亲生父亲，便是以往我的得力部下成角洲。我们并肩作战过数次，最凶险的一次，要算当年刺杀内厂指挥使大太监秃发龙那一役。”

张三动容道：“十三年前，轰动一时的刺秃发案，竟是刺客列营所为？”

十三年前，今日的皇帝尚未登位。紫禁城中，以两位太监最是权势滔天，不可一世。一位是内厂指挥使秃发龙，另一位则是王川的哥哥，当时身任东厂锦衣卫指挥使王河。秃发龙无论武功权势都稍胜王河一筹，想不到却在内厂北镇抚司之内为刺客暗杀，朝廷秘而不宣死因，成为一大疑案。想不到这位当时号称京城第一高手的大太监竟是李海澜亲手所杀。

李海澜回忆前事，悠悠道：“秃发龙武功高得骇人，我们虽在一开始就把他暗算重伤，还差点不是他的对手。要不是成

角洲拼掉一条手臂，为我挨了一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禁不住唏嘘叹息。

张三差点便像戏文里的丑角一般说道：“大王何事叹息？”终于忍住，没有多口说出来。

李海澜：“老成为功不居，为列或做了这许多事，一个子儿也没有拿。日以务农为生，生活过得刻苦之极。”

张三挠起大拇指道：“好英雄！好汉子！”心中补了句：“做了这么多好事，怪不得可以生下这样漂亮可爱的女儿。”

李海澜淡淡道：“这位好英雄、好汉子，我的救命恩人，在五年前，一家七口，全给剑风尽数格杀，只剩下小音这个小女儿。”

张三“噢”了一声，心道：“如此也好。我跟小音算是同仇敌忾，不致于当了仇人。”

李海澜道：“我把小音收养过来，教她剑法——”突然住口。

张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与李海澜一起望向前方。

只见一名中年道人，领着三十多名汉子，有僧有俗，一行人走了过来。

中年道人见着李海澜，冷笑道：“兀那老头，好大的胆子！杀了青城派的弟子，还敢留在成都？”

道人身旁一名俗家弟子低声道：“师父，六位师兄不是这位老头杀的，是他女儿杀的。”

中年道人蓦地一巴掌，把那名俗家子弟掴得牙齿和血飞出，骂道：“格老子，师父说话也敢插嘴？”

张三在拜火教之时，不时偷偷下山，走过整个四川省，到处吃喝玩乐，是以认得中年道人：“哈哈，小音去杀望云道人，谁知点子居然送上门来受死，有意发达达不发，无心杀人人送